

修剪是开花的约定

刘明礼(河北)

老同学在朋友圈晒出一幅照片,并留言说:“养了5年的月季,今年总算开了两朵花!”我点击放大他发的图片,见那株月季枝繁叶茂,足有人头高,看样子从没修剪过,便回复他:“该修剪枝,月季愈剪愈开花。”同学回复道:“有道理!前段时间我嫌有两枝碍事,把它给剪了,开出花来的恰恰是剪过的地方。”

是的,月季愈剪愈开花。这是一位花匠告诉我的。我曾在一所学校工作了11年,月季是我们学校的校花,树状月季、变色月季、藤蔓月季、大花月季、丰花月季、微型月季、月月红等,遍布校园,

从阳春三月到初冬时节,近9个月的时间都有盛开的月季花可供观赏。负责养花的马师傅很专业,除了定期浇水、施肥,几乎每天都拿着他的大剪子给月季剪枝。冬季没花的时候会剪,春天发芽的时候会剪,甚至花期也会剪。他说,及时给月季剪枝,既是为了保持株型,也是为了促使它新枝萌发、避免养分传输到多余的枝叶上。月季一般每年都需要修剪多次,这样才能保证植株的生长,促使它多开花、开花好,分批次开花。

想想我们人生的成长,同样如此吗?在人生的旅程中,生活就如同一棵开花的树。有时候,我

们的梦想很多,想做的事很多,人生之树会生出很多的“枝杈”。可是,现实却屡屡冷酷地告诉我们:尽管世界因生命而美丽,生命因梦想而精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贝壳里都有珍珠,并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

我读初中的时候很喜欢打篮球,梦想是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我每天上课无心听讲,一下课就泡在球场,学业几近荒废。有一天,父亲说来学校看我们打球,我高兴极了。和我们对垒的,是县里中学比赛的冠军队。我被安排首发上场,可上场后,运球被断,投篮被盖,防守犯规,失误频频,不

光一个球没进,还早早地被罚下场。坐在场边,我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一言不发。父亲微笑着坐到我身旁,用手摸着我的头说,知道了吧,任何事情都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的是恒心及全面发展的能力,很多篮球知识、技巧、战术都需要去学习……就这样,父亲帮我“剪掉”了“思考误区”这根枝杈。

上高中以后,我又痴迷上了文学,心心念念想成为一名作家。课上偷偷看小说,课下埋头写诗歌,作业从来完不成,除语文课之外,所有课程全不及格。班主任常老师看在眼里,与我促膝长谈,教

海我说爱好文学值得鼓励,但学习也不能偏科,文学家也需要全面的文化知识,并收走了我课桌里的所有杂书。正是他及时为我修剪了多余的枝杈,才使我把精力又集中到学习上,最终考上了大学,并为日后的文学之路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有时候,为了开出人生最大、最美、最长盛的花,我们必须要学会取舍,适时剪掉那些多余的枝,甚至是花。因为,人生有涯而知无涯,精力有限而事无限,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诸事皆成。不然,貌似枝繁叶茂,却终是开不出像样的花。修剪,其实是对开花的约定。



田雪梅
甘肃

毡袄

冬季的大街上,人们大多裹着厚厚的棉衣匆忙前行,而前面有一人穿着斗篷似的呢子大衣,让我不由眼前一亮,我的思绪回到了乡下老屋里的毡袄上。

那是件牛毛做的毡袄,洁白如雪,无领有袖,宽大厚实,上厚下薄,长度适中。

在我儿时,下雨天父亲会穿着毡袄去疏通院落里的排水洞,雨线斜斜地打在毡袄上,好似打在铜墙铁甲上,毡袄外面在滴水但不会浸湿到里面。等父亲回来,把毡袄挂起,水顺着下摆滴嗒落地。天气晴朗,父亲一定会把毡袄拿到太阳下晒干,防止毡袄发霉。

麦地浇水时,有时起早贪黑,父亲穿着那件毡袄,困了裹着毡袄靠着沟沿边的芨芨草眯一会儿,这时的毡袄似一张被子,牢牢地把重重露水隔在外面,一心一意地守护着主人。

收割庄稼,去麦田时,毡袄是必带品。歇晌时,把毡袄铺开,父母坐在毡袄上,喝水吃馍,还能在毡袄上稍躺一会儿打个盹。

麦收季节的天气就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眼看雨就要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父母麻利地抱起麦捆,摆成平行的两堆,把毡袄搭中间,支成个帐篷。任雨点劈里啪啦,我们躲在毡袄下面,分毫未湿。

打麦场上,看粮堆得睡在麦场上,父亲在麦草里扒开个洞,钻进去,盖上毡袄,睡得暖和又舒适。

家里养着一匹马和一匹骡子,我和哥哥牵着缰绳去放它们,马背上驮着毡袄,毡袄袖子的袖口用绳扎住,里面装着水壶和西瓜。到了草儿茂盛、草地宽阔的地方,把马儿的缰绳拴在木桩上,马儿绕着木桩悠悠哉哉地吃草。我们把毡袄一铺,放心地坐在毡袄上喝水,看一会儿书,还能头枕胳膊,抬眼望空中柳絮般的云。这时的毡袄的用途是毡,是地毯,它牢不可破,不怕草戳。

毡袄既能披也能穿,它硬展展的,始终挺括如初。

毡袄携带方便,保暖防潮还耐用,它是以前农家人的雨具、铺盖、帐篷。回忆起小时候的毡袄,那股耐闻的牛毛味又弥散开来,一股暖意也随之而来……

百年风雨百年路

南湖红船

崔敬之(江苏)

南湖的一叶小舟
风雨中航行百年
出江入海
容颜从未改变

任凭乌云压顶
你总是从容安然
任凭狂风巨浪
你总是镇定稳健

你是一只小小的红船
却救民于水火
满载着真理和希望
永不会沉没搁浅

南湖的红船啊
在滚滚的浪潮中
你不仅是船
你就是——岸

安静的冬日时光

耿艳菊(北京)

秋收冬藏,冬天宅在温暖的家中于我很是相宜。近来一段时间很少出门,做完家务就静静地看看书。这样的生活悠闲惬意,是我喜欢的。

而家属就有些不乐意了,待不住,看一会儿手机,听一会儿歌,练一会儿字,着实静不下心。看窗外天色很好,阳光明媚,我笑着提议去附近的公园转转。家属无比赞同。

车出小区门往右开,经过一段车水马龙的街市后再向右,就到了。这里路宽人少,远离喧闹。这大概是住在郊外的好处了。驱车几分钟,就可以欣

赏自然风光。

车开得很慢,可以慢悠悠地欣赏路边的风景。道路两旁的行道树是悬铃木,清寂里越发显得整齐,现在叶子也快落尽了,光洁的枝丫,看起来有一种简洁清素之美,像自然派写实画家在大地上的画作。

原想着冬天枯寒荒凉,没什么好看的,不像春秋时节触目处皆是花草繁茂,一派欣欣向荣。而此时冬季的大自然也并非只有寒冷和凋败,现在看到的草木万物是一身轻盈,身心从内到外的空阔辽远。春夏秋这三个时节,看大地上的

物事,固然繁盛喜人,可也有些乱纷纷忙叨叨的,真正令人心静的还是冬日的空寂,大片大片的留白,是心灵得以休憩安放的时光。

除了悬铃木,道路两边是长长的沟渠,沟渠边,白色的芦苇花一直顺着沟渠绵延着,柔和安宁。以前似乎从来没有留意过这沟渠里到底有没有水,有没有长着植物,直到这时才蓦然发现原来这不起眼的沟渠竟默默地把被忽视的日子过成了世间一处别样的景致。

公园里也有几处水塘,白色的芦苇花到处可见。有人俯

红叶染冬色

许双福(陕西) 摄



夕霞枫叶红

潘彩宜(广西)

太阳驾千万匹骏马驰来
羊群般的红云跃往天际
我也能登临那座峰顶
和落日一起燃烧

千万棵枫树
霜侵、露浸,雨淋,风凌
一片红叶,一把火焰
照亮一座座山,映红一条条河

千林万木,已然在冷风中
谢了黄叶,寒了枯枝
千花万卉,已然在冬雨里
萎了芳容,凋了枝头

唯红枫芳华未老,丹心尤红
心中的山,青翠尽头红遍
心中的河,未曾枯瘦干涸
我也能在霜侵露白的头上

在重重沟壑穿横的额头
让千万血马跑过黄昏
让一腔热血与万山红叶
一起燃烧

又逢脐橙飘香时

何强(重庆)

“菊润初经雨,橙香独占秋!”每到秋末冬初,在故乡的青山绿水间,黄澄澄的脐橙便挂满了枝头,分外耀眼。微风习习,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酸甜的橙香味,那便是故乡的味道。

我的老家坐落在长江边,海拔1000多米的大山上,房前屋后,山上山下,到处都栽满了橙树。密密麻麻的,一棵挨着一棵,椭圆形的绿叶相互簇拥着,不留一丝缝隙,犹如一把把撑开的大伞。

小时候,每逢采摘时节,我们总会背着小背篓,跟着母亲上山采摘脐橙。山间云雾缭绕,空气清新,金黄色的脐橙,在绿油油的枝叶间闪闪烁烁,像散布在人间的小灯笼,又像是点缀在夜空中的小星星,可爱极了。浓浓的橙香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清清爽爽,悠悠然然,如置仙境一般。

不一会儿,我们便满载而归。我们把采摘来的脐橙,一筐一筐装满,整齐地码放在板车上,让父亲推到集市上去售卖。那时候,家里很穷,家里的油盐酱醋、人情客往,以及我们兄妹几人的学费都全靠它来支撑。“家有红橙八百根,夔州人家视为丁。四季摘获三千吨,一载收入十万金。”这是当时流传的一首顺口溜。是呀,脐橙不仅是我们的开心果,还是我们家功劳最大的成员。

脐橙,又名甜橙,香橙,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维生素。故乡的脐橙以果大、皮薄、无核、汁多著称,带有冰糖味,入口即化,脆嫩香甜,现已成为渝东南一带一张闪亮的名片。除了口感好外,它还具有健脾健胃,清肺化痰,润肤美颜,理气解酒等多种功效。记得儿时的我,身体虚弱,在严寒的冬季,常常感冒。母亲便会将橙皮清洗干净,然后放在锅里,盛两瓢泉水,用柴火慢慢熬。等锅里的水沸腾了,再熬上1个小时,趁热一大碗喝下去,躺床盖上厚棉絮,发一身汗,身上轻松了,感冒也好了。

唐代诗人杜甫曾赋诗:“园甘长成时,三寸如黄金”,赞美的正是故乡的脐橙。“千艘飞过石头城,猎猎黄旗发鼓声。中使面前发令急,江南十月进香橙”,这首明代的《船上谣》,生动摹写了贡橙发运时的场景。从古至今,多少文人墨客,达官贵人都对脐橙赞不绝口。“嗟嘉卉之芳华,信氤氲而芬馥”,潘岳这两句更是让人浮想联翩,令人垂涎三尺。

如今,离家已有二十多年了,父母亲年老也搬到城里居住,故乡那片橙林再也无人打理。现在想吃脐橙,也只能靠远在故乡的亲人偶尔寄一点,但是,似乎总感觉少了那么一点儿味道。

又逢脐橙飘香时!勾起我心底的那缕乡愁的,便是那一个个脐橙的酸甜滋味。